

羔羊们的 平安夜

匠千晓系列_12

夏木 译

にしざわ やすひこ

(日) 西泽保彦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羔羊们的平安夜

(日) 西泽保彦 著

夏木 译

KOHITSUJI TACHI NO EVE by Yasuhiko Nishizawa
Copyright © Yasuhiko Nishizawa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Gentosha Publishing Inc.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entosha Publishing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Daheng Harmony Translation Service Company Ltd.,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羔羊们的平安夜 / (日)西泽保彦著; 夏木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133-2473-1
I. ①羔… II. ①西… ②夏… III. ①侦探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17148 号



羔羊们的平安夜

(日) 西泽保彦 著; 夏木 译

责任编辑: 王 怡
特约编辑: 王 萌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设计: 冷暖儿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137千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一版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473-1
定 价: 36.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1	平安夜的巡礼
46	父性的巡礼
91	赠呈的巡礼
131	分身的巡礼
164	噩梦的巡礼
201	母神的巡礼
222	欲望的巡礼
247	爱的巡礼

平安夜的巡礼

“嘿，看看这个。”

漂撇学长，也就是边见祐辅，把一个长方形盒子一样的东西伸到我们眼前，一眼看上去像是扁扁的铅笔盒。

之所以要用这种揣测的说法，是因为那东西外面裹了层包装纸，看不到里面是什么。在包装纸上还粘了一朵红缎带扎的花球，宛然是一件圣诞礼物。当然了，包装纸外加缎带确实意味着某种礼物，可也不见得一定就是圣诞礼物。只不过今天是十二月二十日，到二十四日没剩下几天了，这只是在这种时候自然产生的联想而已。

拿到手中掂下分量，并没有沉甸甸的感觉，真要说的话，其实是很轻。若按正常推断，从这尺寸来看，里面的东西应该是手帕或者丝巾之类吧。先不管这个——

到底什么情况啊，眼下？

“学长——”因为东西碰巧在我的手上，所以我极其自然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是要送给我吗？给我的？”

“我说你啊！”漂撇学长不禁喷笑，赶忙把正要送到嘴边的咖啡杯放回到碟子上，“你是怎么会有如此贪婪的想法的？唉呀呀，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是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实在要命。”

明明你自己也是时下以自我为中心的贪婪年轻人好吗？

此刻，我们面对面地坐在大学前面那家咖啡屋“I·L”靠窗的座位上。我有时在这边打工，不过今天并不当班。

“因为东西是突然被人递到眼前的啊，换了谁都肯定以为是礼物嘛，稍微提前一点的圣诞礼物之类的。”

“被说贪婪也怪不了别人啦，匠仔。谁让你到了这种时候却只想到这个，明白吗？”

操着和平常一样辛辣又无情的语调，从旁插话的是坐在我身边的高千——高濂千帆。

顺便说下，我的名字是匠千晓，昵称“匠仔”。

“咦？什么意思？正因为是这种时候，想到圣诞节才不奇怪嘛。”

“不只是圣诞节，对我们来说，不是还有另一件大事即将发生吗？”

“哎？啊！对哦！”被她这么一说我才刚刚想起来，所以，被评为贪婪又以自我为中心还真是无话可说。“鸭哥和绘理的婚礼！”

“没错。最先想到的不是送给他们的贺礼，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可是，要这么说的话，又感觉有点说不出的旧兮兮的味道——”

我还在死撑着嘴硬，不过这份“礼物”的包装纸真的看上去有种难以言喻的灰扑扑的感觉。是缺乏光泽还是什么，总之有种陈旧感。怎么说呢，就好像被遗忘在抽屉的深处很久了似的。

“唔，说得正是啊。”我在心中转着上述念头的时候，漂撇学长竟然点了点头。他啜着咖啡说：“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将近一年前的东西了嘛。”

“将近一年前？”

我不由得再次打量起那件“礼物”，发现它不单显得陈旧，上面还隐隐地有一些污痕，像是擦掉过沾在上面的泥巴或是什么东西。

“这是怎么回事？”

“所以啦，这就是我的问题——你们俩，觉不觉得它很眼熟？”

“眼熟？”

异口同声。我和高千对视了一眼。

“也就是说——”高千从我手中拿过那件“礼物”，举在半空中，像要透过亮光看到包装纸的里面。“这件东西跟我们有关？”

“可以这么说。而且，还缘分不浅。”

“但我没印象啊。”

“应该有的。说起来呢，虽然当时你们没有清楚地看见，但是我捡到它的时候，你们俩都是在场的。所以——”

“啊？”因为听到了太过意外又不着边际的话语，我目瞪口呆，“你是说……捡到？”

“小漂你也真是的，又来了。”高千仰天长叹，“不能因为掉在地上就什么都捡啊，会吃坏肚子的啦。”

“说什么哪。我才没有吃过捡来的东西。再说了，我又不是因为喜欢它才捡起来的。”

“那为什么要捡？”

“不是因为想捡才去捡，而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捡到的。”

“那叫什么话？难道正好在那个时候你的人格游离到别处去了？这么科幻的借口？”

“不是的啦。我说啊，就是去年平安夜呀。去年圣诞节的前一晚。”

“去年平安夜？”

“忘记了可不行哟。再怎么，那可是你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日子啊。”

“哎——”

“难道说——”已然面无表情的高千缓缓将视线从我身上转移到漂撇学长，“是那时候？”

“没错，就是那时候。”

那时候——说的是去年平安夜，我们在街头意外地遭遇某位女性跳楼自杀的时候。

在这里，让我们把时钟的指针拨回到距今将近一年以前的时候吧。暂时陪我回顾一下从前——其实也没有那么久远——的事情。

去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

漂撇学长之前说，那是高千和我初次见面的日子。就事实而言当然没错，但与此同时，那也是我和漂撇学长第一次相遇的日子。

那时候，我是刚刚进入本地安槻大学的一年级学生。当时是个阴郁的青年（其实现在也还是有这种倾向），没有像样的朋友，也没什么能让自己全身心投入的爱好，话虽如此，倒也没有热衷于吃喝玩乐，只不过就是浑浑噩噩、机械性地度过了九个多月的校园生活，打算就这么混完一年。

那天，我在学生会馆的咖啡屋里吃早午餐，由于宿醉的缘故撑着脑袋。那时候，我想应该是十一点左右。

当时整个世界已经是一派圣诞气象，几乎没有学生还留在校园里。学生食堂已经放假，这间咖啡屋主要是向还有工作没完成的教职员工提供服务，再过几天也就歇业了。在这种时候，再加上那会儿还没到午休，所以职员们的身影都没出现，在店里匆匆扒拉着简餐的人，就只有我一个。

要说寂寞，的确是再寂寞不过的光景了，然而当时的我有着些许的厌世情绪，所以反而莫名地心情愉悦，感觉畅快。虽然还不至

于夸张地说是享受孤独，但就好像是风清气爽，心旷神怡那样的感觉。

然后，就在此时——

“哟！”突然之间，一个男人出现在对面的座位前，并且也不问问我的意见就坐了下来，把我吓了一跳。

乱蓬蓬的头发，胡子拉碴——如今想来，正是漂撇学长一贯不修边幅的做派。但在那个时候，别说对方的绰号了，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所以摆出了不乐意的戒备架势。搞什么啊这家伙——心里这样想着。

因为朋友关系维持到了现在，所以可以老实说，当时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杀都杀不死的小强”，可谓正中要害。连我自己都觉得这还真是堪称恐怖的洞察之眼。当然了，知道自己料中事实，是在那之后又过了很久的事情了。

“你是新生？”胡须男熟不拘礼地冲着我笑。

“是啊……”我这样回答道。

“还不回老家？”

“呃，我是本地人——”

“是吗？这样啊。所以才不那么急着回去啊。”我还没来得及想可别让我做详细解释，他就已经自说自话地接受了，“那你有空吗，今晚？”

“啊？有倒是有的。”

什么啊，这家伙。该不会是打算劝诱我加入什么可疑的同好会吧，又或者危险的新兴宗教团体之类……

“平安夜没安排？”

“没啊。”

“真的吗？其实是约了女朋友，然后去这样那样吧？”

“如果有女朋友的话，倒有可能像你说的。”

“那就是真的有空咯？”

“嗯，算是吧……”

“话说，你这个行不行？”他做了个咕嘟灌酒的动作。

“酒吗？唔——我喜欢的。”

明明自贬为阴郁青年，却又坦白着这样的事情，自己也觉得矛盾，不过事实上，唯有联谊的邀约我从来不曾拒绝，而且不管第二拨还是第三拨都一定奉陪到底。对自己来说有点儿那个，不过在酒桌上我可是相当尽心尽力的，有时为了炒热气氛，扮小丑插科打诨什么的都不在话下。

说到这里也许会被吐槽：这算哪门子的阴郁青年啊。但是，在骨子里，在心灵的深处，我确实是阴郁的。因为除了喝酒，我对其他所有邀约一概回绝，就连普通的人际交往也都刻意回避。这样的男人，怎么可能交到朋友呢。

“这么说起来，你身上味道不错哦。”

宿醉的烂柿子气息竟然被形容为味道不错，这还是第一次。

“唔，这个……”

“昨天晚上也喝了？”

“嗯，是啊……”不过昨晚并非联谊，只是独自一人闷头喝醉了而已。“没错。”

“找对人了。那么，今晚接着来怎么样，跟我们一起喝酒去吧？”

“我们？”

“简而言之，就是还留在学校的同道中人啦。平常没机会来往的人，趁这个机会加深感情也不坏吧？”

“这个嘛，唔。”话是这个理，但不管怎么说这邀请本身也太唐

突了。“我想是吧，嗯。”

“那就来嘛。还有可爱的女孩子哦。”

竟然用上美人计，越发透出某种老套骗局的味道了——这么小心提醒着自己，但似乎脸上还是没能藏住贪鄙的期待。胡子拉碴的男人唔唔地点着头，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

“那就说定了哦。”

趁着听到“可爱的女孩子”就两眼放光的那个间隙，事情就这么被定下了。啧，这还真的是。说什么厌世，什么阴郁青年，却有着跟芸芸众生一样的色心，我也真够没出息的，就算被诘难说只不过是故作姿态，也没有办法反驳吧。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匠。”

“姓什么？”

“姓就是匠。”

“哎？那名字呢？”

“千晓。”

“好像女孩子的名字啊。”

“常被人这么说。”

“匠千晓同学啊。那——就是匠仔吧。”

“啊？”

“就是说，你不是姓匠吗？所以呢，朋友之间没人叫你匠仔之类的吗？”

“没，从来没人这么叫。”

“那大家平时都怎么叫你的？”

“唔——就是阿匠吧……”

“所以嘛，不就是匠仔吗？”

于是，我还半点头脑都摸不着的时候，就连绰号也被定下来了。

“那——学长呢？”我自然地用上了这样的称呼。因为我很确信，眼前这不修边幅又感觉很小强的男人，不可能会是新生。“学长贵姓？”

“我吗？”不知怎么的，男人此刻忽然很神气活现地捋了捋蓬乱的头发，目光变得深邃。“若问我是谁，请称呼我为旅人。”

“旅、人——这个是你名字？”

“啊呀，”支着下颚的胡子男手肘一滑，下巴几乎磕在桌面上。“唉，我说你啊，太能装傻了吧。就是旅人啦，人在旅途。波西米亚人。懂不懂？‘自由自在的流浪者’的意思——”

“这么说你不是这里的学生？”

“不，学生嘛该算是学生来着——大概。”

“什么啊，‘大概’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如果还没被开除学籍的话。”

“那也就是说，是处于就算被开除学籍也没啥稀奇的状态喽？”

“唔，就是这么回事。到底已经休学几次又留级几次，我自己都记不清了——真是的，净问些什么呢。你这人，吐槽起来还真是意外地不客气啊。”

“让你不快的话，我很抱歉。”

“算了，没关系，吐槽狠点也没什么大不了啦，只是得分清时间和场合才行。换句话说，在没摄入酒精之前，需要克制。明白了吗？”

就是说，若在喝酒的时候，不管举止多无礼都没关系，是这个意思吗？我正为此而纠结的时候——

“那就这样了，今晚，说好啦？”这位旅人单方面地告知了会面

的时间和地点，离席而去。

他没有报上真名，这行为很可疑（事实上，学长只是单纯忘记了报上名字而已）。因此，我始终还是无法挥去心里的疑虑，他该不会是街头传销或新兴宗教成员，总之就是那种要忽悠人入伙的人吧。

尽管无法释怀，但我最终还是决定按照约定，到他指定的大学附近那家居酒屋“三瓶”去看个究竟。因为就算是忽悠，我也想听听他到底能掰扯些什么。至少，这要比在平安夜里自个儿寂寞饮酒好吧。

时间是下午五点。这是对方指定的时间，但是店里才刚刚掀起布帘，客人的影子还一个都没瞧见。

姑且先走进去。店员问道：“请问有预约吗？”

“呃——”因为是相对较小的店面，而且又是现在这样的年末旺季，感觉一下子就会满座的样子。也就是说，那个男人有可能会预见到这一点而预订座位。

“我想应该有吧。”

“是哪位呢？”

“呃，那个，就是，唔，我没听清名字——”

“啊？”

“呃，也不是，他说叫旅人什么的。”

“哦哦，”听到这个像是暗语之类意义不明的词，店员若无其事地点点头，“是边见先生哪。请往这边走。”

想不到这都能行，我整个人呆住了。那个拉碴胡子看来像是这家店的常客，那么他在这里也同样是厚着脸皮自称旅人、波西米亚人什么的吗？他不会不好意思吗？不过我总算知道了旅人的姓氏是边见。

店员引我走到里面的座席，桌上已经摆放了餐具，方便筷、酒盅和玻璃杯，一共六套。也就是说，除了那个男的，应该还会再来四个人。

我盘腿坐在坐垫上，等了许久，却没人出现。说是许久，其实也就只有几分钟，但我已经开始心焦。

还不到二十岁，我已经对酒精有了依赖。其实到现在也还是一样，总之是不喝一杯就难以入睡，于是养成了只要太阳一西斜就先来一杯的习惯。然后又是一喝起来就怎么也停不住的脾气，结果每晚都喝到烂醉，连衣服都不换就沉睡过去（或者说是失去了意识）。第二天早上，眼睛睁开来，记忆不见了，钱也不见了。周而复始。我这个人实在是不健全得没边儿了。

明明没什么朋友却唯独会认真参加联谊活动，这说不定是一种无意识的尝试，想要从自己的酒瘾中找出哪怕一点点的“健全”；但若真是这样，也真够没事儿瞎折腾的。因为，就算没有联谊，我还是每晚都要喝的。

大多数时候是在公寓的自家屋子里阴郁独酌，偶尔也会去居酒屋之类的地方。只要一钻过布帘踏上店家的地面，就会条件反射地想要先灌一杯生啤（就算冬天也是如此）。此刻，理智上知道应该等等比较好，可是身体却渴望着那些气泡的刺激。

再说，今晚来的多半是生面孔吧，我担心，若是一旦融不进群体的氛围，自己会变得极度消沉忧郁。所以，趁现在先来点儿什么，让舌头顺溜起来，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

嗯，没错没错，就这么办吧——我说服着自己，打算开口先叫个啤酒。就在这当口，她走进了店里。

她那高挑得需要人抬头仰视的纤瘦身躯，配以冷淡的神情、惊

人的美貌——不用说，那就是高千。

那个时候，我还连高濑千帆这个名字都不知道，但看到她的脸却是认识的，而且也大致知道她跟我一样是一年级新生。因为在安槻大学，她已经是“名人”了。

她是不同于我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好像没朋友”的人。如同混血儿一般的棱角分明的轮廓，散发着冷若冰霜的气息，简直让人疑心这女孩从出生以来究竟有没有笑过。乍一见会让人觉得可怕，或者说感觉很不舒服。或许就因为这种难以接近的感觉，有许多学生跟我一样，只认得她的脸但并不知道她叫什么，我经常在学生食堂之类的地方，不经意地听到人家用“那个像模特儿一样的人”来议论她。

确实，她那包裹在黑色长外套里的修长身姿一动起来，就会催生某种令人陶醉的感觉，仿佛她所在之处顿时变作了舞台那样一种独特的气质，让人完全无从感觉她其实是我们的同龄人。原来这样的她也会来居酒屋喝酒啊，我的心中油然生出一种奇妙的亲近感，注视着她对店员说话的样子。

当时她的发型还不是如今这样标志性的半长波浪卷，而是一头笔直长发，随意地垂到腰际；但其他方面的特征都已定型，比如，时尚品位这方面。

她对着店员轻轻低头致礼，然后转身脱下长外套，露出了一身超级奇特的装束，简直让人怀疑起自己的眼神：这真的是衣服吗？那感觉就像是直接拿了块没裁剪过的布匹裹在身上，布匹之下，伸出一双长度惊人的腿，形状优美。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就在那一刻，吧台的另外一边传来像是酒杯跌落摔碎的声音，我想那多半不是偶然，而是因为店员同样被她的双腿攫住了视线。

当然了，我也没有资格去说别人。彼时的我，应该正带着一脸傻乎乎的白痴样注视着她，若眼前有镜子，定是一副羞于自照的蠢相吧。无意中垂下视线一瞧，她脚下踩了双与身上衣服极度不搭的运动鞋。那效果该说是不可思议地有型吗，简直让人肃然起敬，我至今都还记得自己那种佩服的心情。如今回想起来，奇特的着装，无视季节露出的双腿，然后再加上平底鞋，除了发型以外，这些属于高千的风格，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定型了。

她脱下运动鞋，走上了座席区，然后径直朝向我所在的这张桌子走来，摆出落座的架势。幸好当时我已经坐着了，要是那会儿还站着，肯定会当场脚软坐倒吧。她的出场就是具有这么惊人的冲击力。她对我只投来锐利的一瞥，然后一言不发地在对面坐垫上坐下了。

这样看来，她也是今晚的成员之一……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尽管还在冬天，我却唰地出了一身汗。不知道比喻得是否妥当，不过她对我来说就如同富士山一样。若只在远处眺望，大可欣然地称赞“哎呀好美啊大饱眼福大饱眼福”，可要是对方靠上前来，就该立刻狼狈大叫“啊，等等！不要”了。

心里想着可不能鬼鬼祟祟地偷看，但终究还是不由自主偷瞄起她的腿来。她的彩色裤袜是我从没见过的稀罕色调，越发吸引了我的目光。这种时候万一忽然和她的眼神对上了，那种尴尬可要如何是好啊。啊啊啊大家都快点来吧，我不由得向天祈祷起来。然而，仿佛在嘲笑我的焦虑一样，不修边幅的旅人也好，像是他同伴的人物也好，一直都没有出现。

五点半到了，然后六点。就算是如今，和高千已经能正常来往了，我有时都还会被她的气场震慑住；更何况在那时，我连她的名字还不知道，整个心情完全就像是某部戏剧的标题那样，宛如被丢在

烧热了的镀锌铁皮屋顶上的猫^①。再加上她连自我介绍的意思都没有，摆出一副完全不相干的面孔，就好像我这个人压根儿不存在的。

“劳驾……”终于再也忍不下去，我向着吧台那边出声招呼，“麻烦给我啤酒。有生啤的话，来生啤。”

“好的。”这不是最开始为我引路的那位男性店员，而是个年轻、的女服务生。“那，这边这位？”

“唔——”她的声音低沉，有些郁郁的，带着困倦感，但听来并不让人不快。“那我也要一样的好了，拜托。”

“好的。”

女服务生的目光有些奇妙地心神不定，一直盯着高千，回到了吧台。看来高千给人的印象就是如此强烈，连同性的注意力都被她吸引了。

总之我决定喝酒。也不是没想过要试着和眼前的她搭话，但总感觉不管说什么，都会被对方嗤之以鼻地无视掉，所以无法开口。她的确有着那种拒人千里的冷峻气质，不过当时的我，想来也是稍微有点被害妄想了。

就这样，啤酒杯开始一点点又一杯杯地变空。时钟的指针变成七点，然后八点。那位旅人始终没有出现。

她依然一言不发，扭头冲着旁边。店堂里渐渐变得热闹起来，其他客人吵吵嚷嚷地喧腾着，唯有我们所在的这张桌子，仿佛沉在水底一般安静，反差简直如同超现实主义的风格一般。

也不知道喝掉了几杯啤酒，完全醉倒的我不知不觉趴在桌上睡着了。大体来说，我虽然是有酒瘾，但酒量却并不好。而且还一喝

^①此处指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的作品《热铁皮屋顶上的猫》(*Cat on a Hot Tin Roof*)，是作者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